

朗誦詩·朗誦劇

婦女解放禮讚

向 辛作

泥土社

## 婦女解放禮讚

---

作者	向 辛
發行人	應 非 村
出版者	泥 土 社

上海漢陽路 1156 弄 11 號

---

1951. 7. 初版

## 目次：

前 記	5
歡 呼	9
獻給年青的海空軍戰士	20
歡送會上	23
婦女解放禮讚	31
保衛祖國 ( 郭沫若劇作 )	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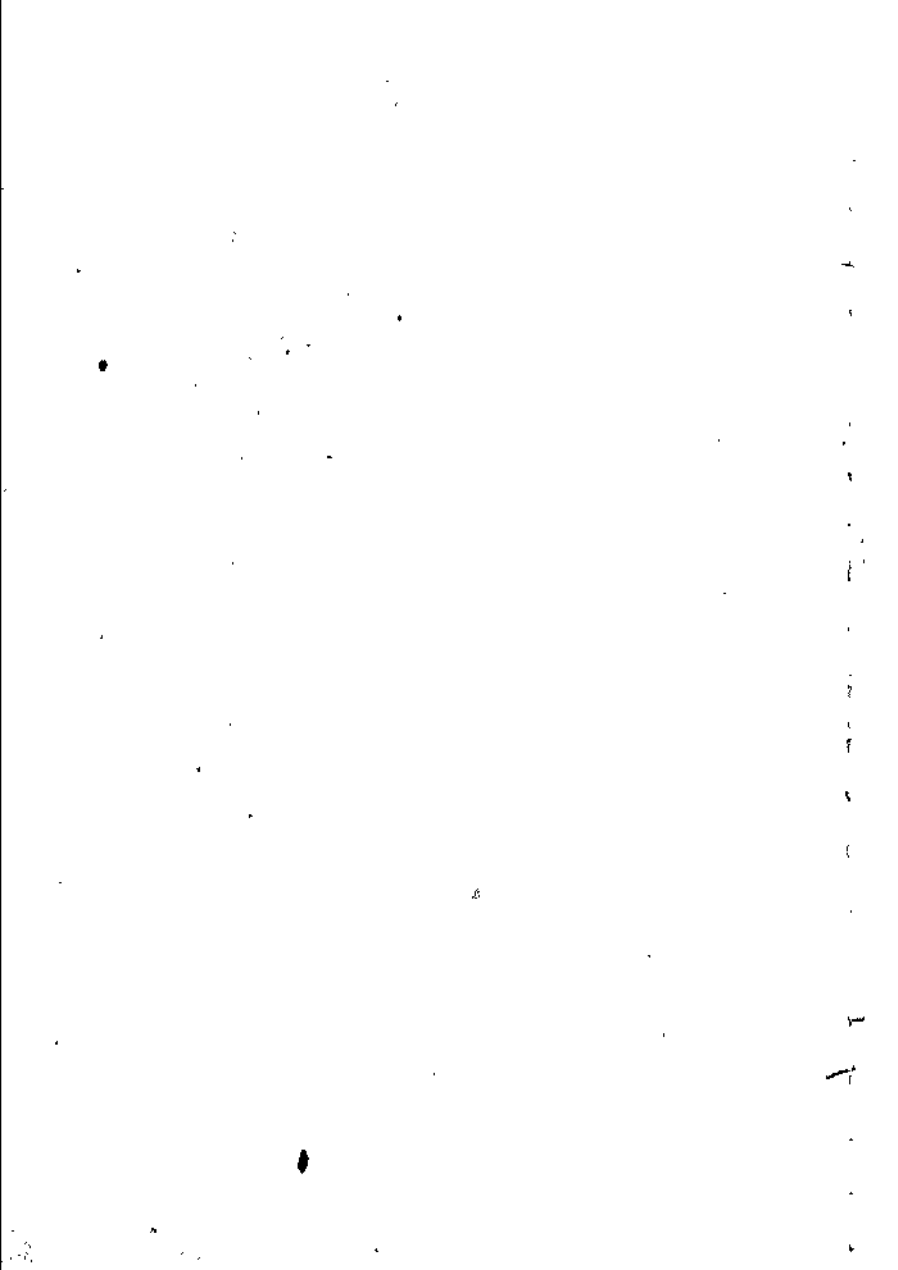
我繼承了中古浪漫抒情詩人和  
行吟詩人的傳統，  
從一個城市漫遊到另一個城市，  
朗誦我的詩。

歌和詩 就是炸彈和旗幟。

我

歌頌我的祖國，  
鬥爭和勞動中  
成長起來的人類的春天，  
我的共和國呀，  
向着你，  
我歌頌！

——馬雅柯夫斯基



## 前 記

在這時代裏，鬥爭是這麼空前的緊張，我迫切的想用詩把自己所經歷的、聽到的、和感到的告訴大家，和大家一同戰鬥，一同歌唱。多年來我就熱愛着詩，現在更要好好的學詩，學寫朗誦詩，學朗誦。我記着馬雅柯夫斯基。十月革命以前，馬雅柯夫斯基就已經拿詩遣武器參加戰鬥；革命以後，他更「放開嗓子」朗誦自己的詩篇。他爲了要跟廣大的羣衆更密切地聯系，儘可能地發揮詩的力量，毫不顧惜精力，漫遊國內國外，從一個城市到一個城市朗誦着；因此得到了「鼓勵家的詩人」的稱號。我們的人民詩人，應該以馬雅柯夫斯基爲榜樣，不僅以筆，並且以聲音，隨時隨地的歌唱生活，鼓舞鬥爭與勞動。我也不自量地這樣期望着自己。明知道自己的筆頭太鈍，聲音太啞濁，可是我既同樣有着戰鬥崗位，也就應該和人家一樣地奮勇，不能以此自餒或甚至退却。

一首詩的朗誦成功，不光是靠着文字本身，也還靠着朗誦；



也可以這樣說：靠着朗誦，才把詩本身具有的力量發揮到最高度。胡風先生的「時出開始了」幾部樂篇，我每次獨自低吟，都被它的磅礴的氣概所感動；如果光是看而不唸的話，感覺也許不同；可是如果拿它對羣衆正式朗誦的話，那感覺又一定要大大的不同了。我曾經拿那第二樂篇「光榮讚」對一些人試誦，一開頭，喊着：「祖國，祖國呵，你走過了怎樣的路？你怎樣地哺養了你的兒女？」我就感到那麼親切而被激動了。讀到第二頁，還克拉斯夫哭訴舊俄羅斯那幾句：

親愛的朋友

這裏

祇有石頭

纔不哭泣……

心頭更有點難受了。讀到第三頁所引的路翎的文字：

我不懂

爲什麼

貧窮給人

這樣大的恥辱！

淚水就滲透了眼眶。我讀着，每一句，每一字，都從心坎的深處

發出。越讀下去，淚水越湧出來，字都看得模糊了。讀到了第二十六頁，成冠秀忍痛打滾地的在地主家受不住踐踏而逃回來的孩子，哭着說：

娘打你，  
那怕打出血，  
比餓死也要強。

——殺了孩子，  
也還是爲了孩子！（俗語）

——窮人家的愛  
往往是眼淚和血！（田間）

喉嚨裏完全哽咽住，再也讀不下去了。我這才真正的認識了朗誦。因此我更這樣的相信：通過朗誦可以使我們加倍的感受到和發揮出作品的力量。古時的讀書人那麼耽好朗誦，是有理由的。一切文學作品，都應該讓羣衆聽得懂，不僅是詩。作者如果能不厭再三再四地朗誦自己的稿子，一定能够使文字用得更精鍊，更接近口語，更富於節奏和旋律。

這裏的幾篇，是去年十月後幾個月申寫下的，朗誦的對象是知識份子和青年學生。我慚愧還只能這樣做。現在正在加緊努力

學習用大眾的語言寫作，學習對工農朗誦。就爲了這原因才把它印了出來，算是給自己一個鞭策；同時懇切的希望得到嚴正的指示，使我能够以平和聲音，更好地爲革命歌頌，爲人民服務。

向 辛 一九五一年五月

## 歡 呼

歡呼呵，工農同志，

歡呼呵，革命戰士，

歡呼呵，年青的兄弟姊妹，

歡呼呵，新中國的人民！

歡呼呵，從千門萬戶發出了歡呼，

歡呼呵，從大湖小港湧過來歡呼，

歡呼呵，海洋翻騰一樣地歡呼，

歡呼呵，火山爆發一樣地歡呼……

歡呼呵，我們一路歡呼過遼軍的勝利，

歡呼呵，我們經年累月歡呼過自己的翻身，

歡呼呵，我們向全世界歡呼過新中國的誕生，

歡呼呵歡呼，

今天，我們用最嘹亮的聲音

縱情地歡呼第一年國慶！

今天，全中國的人民在歡呼，  
今天，全中國的人民在高唱，  
今天，全中國的人民在跳躍！

今天！今天！  
你這發光的節日，  
你這莊嚴的名字！  
今天！今天！  
幾千年來苦難的人民夢想着你，  
四萬萬七千五百萬挺直腰身的人民擁抱你，  
——擁抱你，  
像嬰孩擁抱住母親  
我們緊緊的擁抱你！

我們就是幾千年來苦難人民的子孫，  
今天，我們好不容易  
才挺直了腰身。  
祖先的苦難永遠留在我們的心頭，  
而我們自己，  
半生以來

却受着比祖先受的更沉重的災殃！

幾千年的苦難，  
都壓積到我們這一代，  
我們所有的一切  
早就給敵人掠奪得精光，  
我們的血液也快給抽乾；  
我們被奪去了上地，  
再不能拿着犁耙  
翻鬆發香的泥塊；  
我們被燒燬了房屋，  
再沒有一角屋蓋  
容我們躲避風雨……  
我們失去了一輩子愁苦的爹娘，  
我們失去了相依為命的丈夫妻兒……  
繩索網絆住我們的臂膀，  
像牛羊被送上屠場，  
我們被拉出了家鄉；  
機器抽乾了我們的血液，  
像一雙穿破的草鞋，  
我們被拋出了工廠的圍籬……

我們在魔鬼的狂笑中哭泣，  
我們在豐收的年月裏逃荒，  
我們給別人的酒筵  
供出自己的膏血，  
我們用自己的骨肉  
給別人建築了高樓大廈……  
幾十年頭呀，  
我們跟隨疾病、痛苦、  
飢寒、牢獄、  
黑暗和死亡肉搏！

說不盡呀，這奴隸的生活，  
說不盡呀，這罪惡的年月，  
說不盡呀，這可詛咒的世界！

可是，  
太陽的威力終要把陰雲趕散，  
奴隸的夢想總有一天實現，  
就在這發光的一天呵，  
霉爛的舊中國  
終於帶着滿身的罪惡，  
像灰飛煙滅一樣地死亡了！

你羸弱的舊巾幗，  
你終於灰飛煙滅一樣地死亡了！

囚徒衝出了牢獄，  
奴隸敲碎了枷鎖，  
耕地開始洗刷去幾千年的恥辱，  
機器響起了解放的合奏，  
一切苦難的人們，  
終於都翻身了，  
都莊嚴地、側強地站起來了！  
袒開被壓扁的胸膛

痛快地呼吸了，  
放開嘶啞的喉嚨  
痛快地喊叫了，  
揮起滿是創傷的臂膀  
狂歡地跳躍了！

戰士槍口瞄準的地方，  
反動派的狗窩打爛了，  
一陣的狂吠亂咬，  
狗羣在沒命地爭先逃奔。  
人民的手指指着的地方，



帝國主義者建築在中國的鐵塔坍塌了，  
形形色色的野獸軍隊  
都拖着血腥的旗幟滾蛋了！

都滾蛋了，都滾蛋了！  
把這些狗強盜野獸  
統統趕回到黑黝黝的角落裏去吧，  
讓它們統統都癱在一起  
發抖，再編織有趣的幻夢吧，  
讓它們再製造什麼新奇的謠言吧，  
讓它們整天整夜地詛咒吧，  
讓它們在哭泣裏

作等待我們失敗的打算吧，  
而死亡早已經

緊緊地扼住它們的咽喉，  
一個也不給它們放鬆。

把它們的屍首  
丟到墨索里索、希特勒

和東條這一批匪徒的骨灰裏去，  
讓千人踩，  
讓萬人踏，  
讓野狗拖去吧，